

# 寄生虫学的发展前途

刘 燕 非

(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)

寄生虫学，是同其它动物学中的各个学科同样值得重視的一門学科。据苏联著名寄生虫学家叶尔碩夫的报导(1956)\*8000种蠕虫之中，有百分之十以上的种类发现在家畜和工艺兽体內的；原生动物寄生在家畜及工艺兽中的种数达到一万种之多。寄生昆虫占昆虫一百万种的百分之五。

从上述的简单数字就不难看出，寄生虫的种类多得惊人，如有家畜大量感染某种寄生蠕虫，就会引起严重的疾病。不但減輕体重，影响生长与发育，甚至导致死亡，而且在畜羣中互相感染之下，有可能酿成严重的灾害性的流行病。在解放前，每年常有大批牲畜，因寄生虫病的猖獗而死亡，使畜牧业遭到严重的損失。在解放以后，此种情况，已大大有所改变，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。目前正当我国飞速发展畜牧业，同时又在广泛的推行狩猎业与野生动物驯养业，我們对寄生虫的研究，不容許有絲毫的忽視。

各种寄生虫的严重危害性，已經是人所共知的常識，目前正在千方百計的杀除这一經濟建設中的劲敌。为了实现这一目的，广泛的設置防治机构，大量培养这一专业干部，就有足够信心可以制止它的。但是寄生虫种类如此之多，分布如此之广，动物的体内、外处处皆是；它們的生活习性，又各有其不同規律，而对这些規律的掌握，虽然是可能，但又不太容易。例如对某些种类的寄生虫，如不对症下药，非但杀不死，反而增强了它的抵抗力，扩大了它的适应性。由此看来，以防为主，治为輔的方針，完全是正确的。

若对某种寄生虫进行防治，就必须先找出它的全部生活規律、提出具体措施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。但是在实践中，不一定先找到它的全部生活規律，再去进行防治，也可以在防与治的同时，进行生活規律的探索。这样既可以解决当前所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問題，而又开展或推进了寄生虫生态学的研究工作。

目前，我国寄生虫学的研究范围，除了研究人体寄生虫以外，虽然近几年来，确是有了一定程度的扩展，但是和其他学科的发展速度比較起来，可說是相形見拙。其所以如此緩慢的原因，最主要的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影响。据我們所知道的是，以前很多人認為这种工作，前途既是不大，又是脏臭不堪。所以直到現在，习作寄生虫学的人寥寥无几，而且多数是专搞人体

的；搞家畜或工艺兽的不太多；搞野生动物的更少。即以我所为例，自1953年刚开展这一工作时，仅有一人，到現在还不过三、五人，而且还存在流动現象，因而在当前任务如此繁重的情况下，常常感到人力和物力的不足，进度就难免迟緩。

就是这样仅有的一点点基础，也多亏前面所提到的苏联专家叶尔碩夫教授。自从他被邀請到了高教部之后，得知我所有一、二人在搞这一工作，即主动来联系，并亲自来指导工作，以至他回国后到今天，还是不断地和我們联系。由于他真誠热情的帮助，使我們有关寄生虫学的知識得以逐渐丰富起来，同时在无形中也鼓舞了我們的干勁。因此，我們經常在怀念和感謝他。还记得在他回国之前，閒談中偶尔提到，我們将由这少数的几人，在不久的将来，打算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室，或研究所。他听了非常高兴，并預為我們祝賀。单是这一点，也可以看出这个工作是具有如何重要的意义了。我們的祖国，正在以豪迈的姿态大踏步的前进，在千紅万紫的花朵竞放的局面下所形成的新形势，畜牧业、狩猎业、驯化飼养业等等，必然是，而且已經是隨之而蓬蓬勃勃的飞跃发展。因此，进行寄生虫学的研究工作，也被提到相当重要的地位；事实上，如果不加快速度跟上去，不但会失去其現實意义，而且对有关这一学科的基础理論，既不能奠定下来，又不能提高上去。因此，我深切的盼望我們的每一寄生虫学工作者，先从本身作起，首先繼續破除尚未破除淨尽的残余迷信、保守思想，一如往昔的鼓起革命干勁。要知道，我們一点一滴的成績，都会引起更多人的重視与支持，既給予我們以新途径的开辟，又利于工作的发展，从而在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整体中，起到应有的作用。这就是愉快，这就是光荣。

总之，寄生虫学的研究工作，和其它任何工作，同样有它的重要意義，从理論上看是如此，从生产实际上看也何嘗不是如此。这就說明，这一工作的前途是辽闊的。只要我們不是无视于这个現實，我們就和其他战線上的斗士們并肩前进，一直到自然界里根絕了寄生虫病为止；否則絕不能手止步。

\* 叶尔碩夫：1956年，家畜寄生虫学与侵袭病。中国人民解放军兽医大学出版（王述誥等譯）。